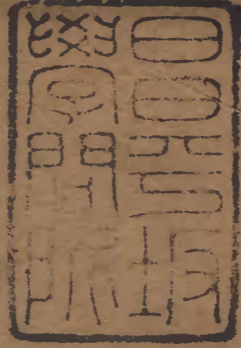


青燐屑

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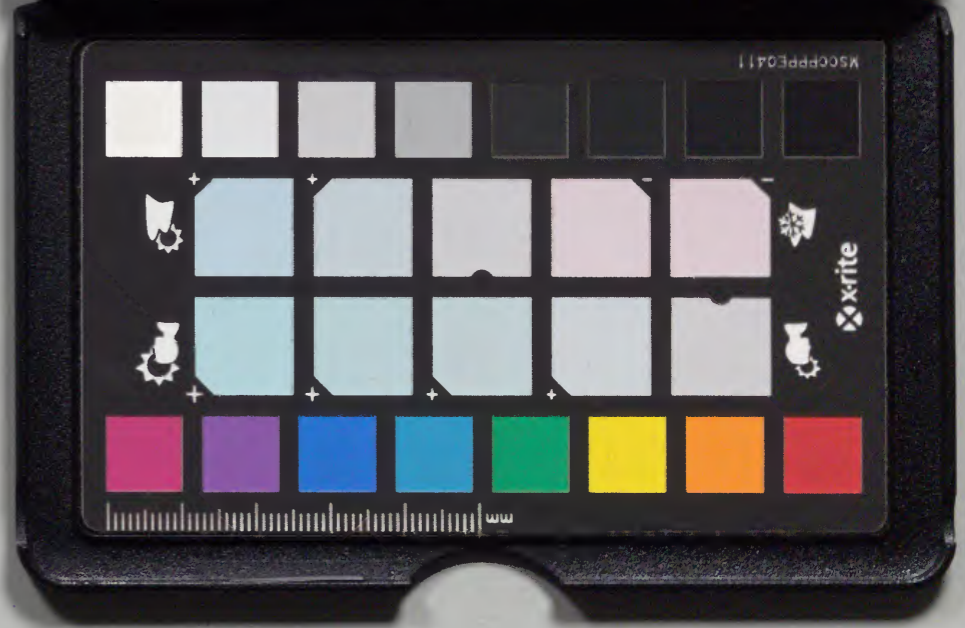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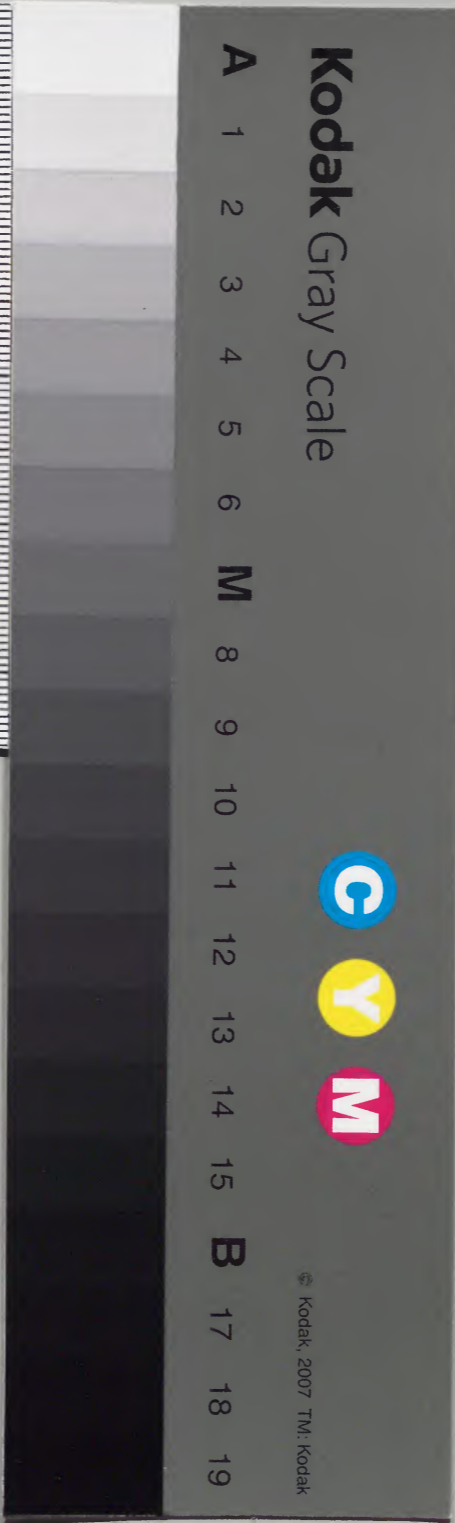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			
	二			
	六			
	八			
	一			
冊架函號類				

庫文閣內		
二	五	漢
八	一	書
函	二	類
三	六	
架	冊	
號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21
冊數	16 ( 15 )
函號	286 188

明季稗史彙編<sup>十五</sup> 共十六本



卷

青燐屑二

青燐屑上卷

慈谿應喜臣著

更名廷吉字棗  
臣戊辰進士

思宗御極之元年五鳳樓前獲一黃袱內襲小書  
一卷題云天啟七崇禎十七還有福王一清晨內  
侍檢得卽奏御前思宗因傳巡皇城各官究所從  
來時袁槐眉先生以省垣隸皇城事奏上曰此事  
不經何由得至大內且臣等巡視俱各未見而內  
臣特奏之焉知非有奸人包藏禍心潛伏肘腋而  
為此耶如一追究將來必有造訛立異簧惑聖聽

淺草文庫

者矣上可其奏立命火之

丁丑予計偕北上禮闈竣事訪宣武門外斜街見鄉民數輩擁一白雞羽毛純白喙距俱赤云重四十斤索價一兩觀者環堵莫之敢售蓋不知爲何物也偶閱字彙鳥獸部鷩字註云鷩形如雞毛色純白嘴距純紅所見之國亡

癸未六月夜坐納涼忽陰雲四合雷電交作爆光之中出火星一道聲如炮炭考之天元玉曆曰電中聚火人君絕世

壬癸年間都下變異種種如天津撫院將台旂竿終夜號泣撫臣具疏以聞椎牲祭之亦不輟

鳳陽祖陵悲號震動三年不止守陵內臣大集雲

水齋醮彌夕鸞鶴翔空累數千百震號如故

五鳳樓前門拴風斷三截京師黑眚見大內百怪出如此之類紀述未盡

都人士爲予言癸未春京營巡捕軍夜宿旗軍之西首更定時一老人囑曰今夜子時有一婦人渾身縞素涕泣而至自西向東汝切不可放過如放

過爲害不淺至雞鳴卽無事矣吾乃地祇神靈將  
來救此一方民命如違吾言當得重譴至夜將半  
果有一婦泣訴如前云歸母家不意夫死急欲奔  
喪不避昏夜邏者謹如前戒堅執不允婦亦暫退  
迨漏五不邏者睡去婦折而東矣輒復旋反蹴邏  
者醒而告之曰吾乃喪門神也上帝命我行罰災  
此一方汝何聽老人言阻我去路汝今抗旨災首  
及汝言迄不見邏者大懼奔歸告其家人言未及  
終仆地而死嗣後遂有疔疽瘟西瓜瘟探頭瘟等

症死亡不可勝計

甲申四月鳳陽總督馬士英總兵黃得功剿寇內  
臣盧九德聞變南行江北郡縣擄掠一空

總漕黃希憲聞變南行挾持獨富東省士民多從  
之者山東總兵劉澤清至淮安安東守將邱磊截  
其家口輜重數日得還

番山鵝

高傑之別號

首將李成棟至清江浦守將張士

儀以火攻之殺獲甚衆

五月閣臣高弘圖樞臣史可法督臣馬士英內監

韓贊周廬九德科臣李沾臺臣左光先等共擁福  
藩世子正位南京改元弘光遣諸臣分道安撫天  
下從龍定策諸臣進位有差

上命諸臣集議誰任居守誰任督守內監韓贊周  
言于衆曰馬相公弘才大略堪任督師史相公安  
靜寧一堪任居守士英不樂出鎮辭曰吾往歲擒  
劉超服老回回多負勤苦筋力憊矣無能爲也史  
老先生鎮撫皖城屢建奇績目今番山鵠已至淮  
南淮安士民仰公盛德不啻明神慈父督是師者

非公而誰史公曰誠如公言毋乃過其實耶東西  
南北惟君所使吾敢惜頂踵私尺寸墮軍實而長  
寇仇乎願受命越數日遂進太子太保兵部尙書  
武英殿大學士視師淮揚

朝議既定以史公督師淮揚蘇州吳縣廩膳生盧  
涓率太學諸生抗疏爭之有秦檜在內李綱在外  
朱終北轅等語朝野傳誦以爲名言時人方之陳  
東云

時劉澤清據淮安維揚士民之懼番山鵠之乞據

揚城也登埤固守堅不令入四野居民奔竄靡寧  
而高傑之兵殺人無忌莫敢櫻鋒江都觀政士鄭  
元勳恃其才之足以服衆也且認時局之線索在  
乎岸然出而爲調人往來高營酣飲達旦傑復以  
幣餌之元勳氣益揚揚語于衆曰高帥之來勅書  
召之也馬士英聘書現在卽入南京尙且聽之况  
揚城乎百姓未知眞實聞然以元勳與賊通賣揚  
城以市德遂其及之才骨片肉咀嚼俱盡先是士  
英用金幣往聘香山鶴弘光帝手詔有  
將軍以身許國帶礪共之等語

元勳有別墅在城西東南隅水色山光互相掩映  
顏曰影園壬午春日牡丹盛開得姚黃二本因言  
宋錢公輔園亭會得此種賞花同時之客俱登崇  
階爲一代名佐元勳意頗自擬刻影園集徵名人  
詩歌以百什計而竟遭奇禍何也  
元勳旣死番山鷓大懼因刳閣部于福緣庵羅列  
兵仗甲士環堵公夷然處之將及浹旬乃爲具疏  
以瓜步城屯其士卒衆志稍安  
高傑橫甚頭顱滿野聞督師來亦頗嚴憚分命將

士寅夜掘坎埋齒掩骼升帳之日傑詞色俱變端  
惴然若有不可測者及庭見時坦衷撲質平易近  
人偏禱亦各留茶自此將師視爲易與矯命橫行  
大爲跋扈之勢矣

六月朝議封黃得功爲靖南伯劉澤清爲東平伯  
劉良佐爲廣昌伯高傑爲平興伯是爲四鎮左良  
玉鄭芝龍唐通等進爵有差

七月安撫浙江監察御史左光先疏薦原任徐州  
碭山知縣應廷吉于朝有三式之學皆精天官之

微更悉臣與人處信而有徵所當投大遺艱究其  
底蘊等語部覆授廷吉淮安府推官閣部具疏請  
之奉

旨廷吉卽以淮安府推官職銜閣部軍前效用同  
得是旨者爲劉湘客通判張鑠紀克用等

揚州初定遂于八月督巡淮安點視劉澤清兵馬  
奏以澤清駐淮安高傑駐瓜揚黃得功駐儀徵劉  
良佐駐壽春各有分畝

是月魯藩从東充來信宿而去



唐藩從鳳陽來會于淮浦盤桓旬日唐藩以閣部  
有肄業之恩往還簡札稱門生唐藩先以罪廢禁  
錮高墻弘光帝登極閣部具疏救之

八月十五日閣部升帳忽旋風從東南起吹折牙  
旂一面其風旋轉丹墀良久方散公以廷吉初至  
軍前欲試其實卽命占之占曰風從月德方來爲  
本日貴人時當有貴臣奉王命而至者風勢旋轉  
飄忽其事爲爭音屬徵象爲火數居四二十日內  
當有爭鬪之事五日前後須防失火且損六畜越

三日城西北隅火焚死一驢燬民舍三間匝月遂  
有土橋之變而督師高大監以王命至公因其學  
之非妄也時咨問焉

九月從淮抵揚初定從征文武官員經制俸廩之  
數開標額兵三萬人四鎮同之每鎮本色米三十  
萬石銀四十萬兩左良玉稱是各鎮不等

閣部請印七顆設督餉道印一顆以原任副使黃  
鉉掌之監軍道印一顆以原任副使高岐鳳掌之  
行軍兵部職方司郎中印一顆以黃日芳掌之同

其官者為秦士旂主事何剛施鳳儀等監餉同知  
一員以知縣吳道玉署之無印監紀推官印一顆  
先後掌其印者為原任僉事陸遜之原任知縣應  
廷書同其官者為劉景綽梁以樟呂彥良等從征  
立功為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吳爾壘滌泗兵備石  
啟明開府推官李長康贊畫通判張鑠知縣殷垵  
支益等參贊等官不及備載侯方岳後至以為桃  
源知縣督師大廳副總兵印一顆以李正春掌之  
督師中軍旂鼓印一顆以馬應魁掌之同其官者

為翟天葵陶正明等督師軍前賞功叅將印一顆  
以汪一誠掌之

靖南伯黃得功標下監軍職方主事一員以馮元  
颺為之監紀推官一員以徐 為之

東平伯劉澤清標下監軍道一員以淮海道加太  
僕寺少卿張文光為之監稅知縣一員以原任贛

榆縣知縣方來商為之

東平鎮淮噶毗殺人无所顧忌其來朝臣韓如愈等

悉被慘殺其餘民畏者不能盡悉然願指唯諾惟熊民之言是聽樊明信片言轉移全活甚衆

廣昌伯劉良佐標下額設未詳

興平伯高傑標下監軍道一員以王相業爲之監  
紀同知一員以原任安塞縣朱統鏘爲之監紀通  
判一員以許鴻儀爲之

總河軍門王永吉標下監軍道一員以黃國琦爲  
之監紀推官一員以楊芬爲之

江北督師太監高起潛標下額設未詳

四鎮各私設行鹽理餉總兵監紀等官自畫分地  
商賈裹足鹽壅不行各私立關稅不係正供東平  
則陽山安東等處興平則邵伯江堰等處多兇橫

掠民民不聊生

弘光帝旣立以戶科右給事中左懋第加兵部侍  
郎總兵官陳洪範加宮保都督使北修和議懋第  
不屈以身殉難洪範放還尋亦被戮

當事者議以阮大鍼爲兵部尙書舉朝爭之南都  
人夜書一聯于司馬堂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  
元兇有耳一人濁亂中原爾時弊正難以枚舉南  
都人復書西江月一詞于演武場云有福自然輪  
着無錢不用安排滿街都督没人擡徧地職方多

無賴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財門前懸掛虎頭牌大小官兒出賣

黃蜚自登州來欲觀南都路經淮揚慮爲高劉二鎮所掠以書致黃得功欣然以兵迎之弗虞高之尼其來也至邗關外五十里地名土橋角巾緩帶飲馬蓐食高營三义河守備不審其由以得功暗襲維揚高急高遂密布精騎于土橋左右而黃不知也俄而土馬圍合漸漸逼身馬不及介人不及裝箭集如雨得功以鎗撥去無及膚者所乘戰馬

價值千金攢簇而斃得功奪他馬而馳隨行三百騎盡爲高營收去

疇昔之夜番山鷄以得功離鎮發兵離鎮千入夜襲儀徵守城副將丘鉞馬岱等偵知之相與謀曰高兵來以主帥他出也姑以舊城委之天明主帥必主內外夾擊吾事濟矣因閉門堅守令士卒飽食熟睡城外四隅虛設烟火以爲疑兵薄暮高兵大至見已設備不敢前進又見烟火聯給以爲黃兵營盤砲矢齊發夜半與火葯俱盡城中望見馬

借爭先殺出千人喪魄俄頃盡殲

番山鷓必欲以揚爲鎮屢肆要挾閣部爲請于朝

維揚士紳又復大閩守土以無禍爲辭閣部遂遷

于東偏行署以督府居之入城日高夫人邢氏號

令嚴肅頗稱安堵

按邢氏闖賊李自成妻也番山鷓通焉自成覺之杖之百將殺

之番山鷓挾而南奔自成追之不及邢氏美而豔然嚴毅將士悚惕番山鷓見之終身不復議置側

室閣部銳意河南黃日芳陸遜之叩應廷吉曰師

相將有事于中州君意何若廷吉曰明年太乙在

震角亢司垣始擊掩壽星之次當殞上將天下事

未可知也聞東省探細人至臨淄士民翹望王師  
如雨濟早何不取道于東義聲直進彼中豪傑必  
有嚮應者二公默然

朝廷疏論時政有微刺公者曰督師之地爲招亡  
納叛之區閣部之前爲藏垢納污之所蓋指北來  
諸公而言也公置之不辯于是東平各挾阿私上  
疏論薦中外之勢同水火矣

興平定居閣部遂如儀徵點視黃得功兵馬大閱  
于部賞賚金帛千金有差

黃高交惡遂各治兵番山鷓曰曩昔千人皆維揚  
惡少嘗欲圖我我故馭之假手于黃君之士卒豈  
敢敗颺也黃必欲報怨閣部不得已復之儀徵泊  
舟吾臺庵側以爲調釋值得功母夫人逝苦次與  
語稍霽色焉因命監紀通判許鴻儀推官應廷吉  
往高營議和高雖聽命而所得馬匹匿弗肯還往  
反再四始償百匹皆羸瘦不堪者解至黃營止收  
其半閣部復以二千匹強之餘三十四漸次斃矣  
高不肯補閣部不得已償解三千兩復令高傑以

千金爲黃太母賙憾始稍釋

南內出太祖時所積軍器及新造弓矢等件數可  
十萬副解赴閣部軍前路經儀徵聞黃營將士搶  
掠過半督藩令箭禁不能丘黃營監紀推官徐某  
解犯令者數人皆收監也閣部宥而弗治所失軍  
器亦不可問矣兵部主事馮元颺來見閣部以其  
名家子禮接之而倨傲不恭氣質與得功等遂令  
監黃軍蓋外之也

儀徵返旆決意河南之行番山鷓于初十日祭旂

風吹大纛頓折紅衣大砲無故自裂傑曰此獨然  
耳遂于十月十四日登舟應廷吉私謂人曰旂斷  
砲製已爲不祥今十四日俗稱月忌又爲十惡大  
敗何故登舟同列曰高藩幕下智囊濟濟豈無解  
此者詩曰無易由言莫捫朕舌應吉曰其然吾言  
過矣

二十一日閣部暫駐清江浦遂奏李成棟爲徐州  
總兵官賀大成爲藩標先鋒總兵官陸遜之爲火  
梁屯田僉事胡蘄忠爲睢州知州洽時中爲開封

府通判李長康爲開封府推官經略中原皆原任  
戶部主事蔣臣歸安縣儒學生員韓繹祖後至閣  
部乞奏官之辭不受

諸藩各分汛地長江而上爲左良玉汛地天靈州  
而下至儀徵三义河爲黃得功汛地三义河而北  
至高郵州界爲高傑汛地自淮安而北至清江浦  
爲劉澤清汛地自黃家營而北爲史公汛地自宿  
遷至駱馬湖爲總河軍門王永吉汛地  
閣標張天祿爲前鋒鎮駐瓜州許大成爲游擊領

忠貫營李栖鳳爲甘肅鎮駐睢寧劉肇基仍總兵  
官駐高家集張士儀爲河協鎮駐王家樓沈通明  
爲叅將駐白洋河

黃鉉督理糧餉往來常鎮何剛催趨糧餉往來蘇  
松兼理忠貫營事高岐鳳爲監軍道同李栖鳳協  
防睢寧黃日芳爲行軍職方郎中秦士奇施鳳儀  
副之應廷吉爲監紀推官吳道正爲監餉知縣馬  
應魁爲中軍副將翟天葵爲旗鼓陶匡明副之汪  
一誠爲賞功叅將同駐白洋以任防河之役後北

兵入揚州吳道正馬應魁陶匡明汪一誠等死之  
有使從北方來自稱燕山衛王百戶特書一函函  
題云某王致書史老先生閣下史公令中軍官厚  
加款待上其君子當宁令詞臣擬議報書以答之  
十月有旨以莫須有事捕安東副將邱磊下獄劉  
澤清自往唁之飲饌豐美把臂嗚咽且諭獄吏小  
心承值會當書疏請磊復職無何磊竟殺 雖史  
公奉  
旨而行實東平修怨爲之也



十一月四日爲閣部懸弧之辰舟抵棧鎮各官免  
參急報剡城夏固山闕入宿遷史公愀然不樂亟  
召衆官舟皆未至惟應廷吉從因召見徐問曰在  
昔姜子牙張子房諸葛孔明何如人也廷吉對曰  
三公皆王佐才不得位置優劣雖勲名事業成就  
不同則時有利有不利也龐德公曰臥龍雖得其  
主未得其時斯言確矣公曰陳壽有言將畧非其  
所長廷吉曰考之傳記孔明種種調度出人意表  
豈壽所能窺測他不具論出師表云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只此  
數言萬世人臣之軌則也公改容謝曰年兄教我

矣

廷吉與公  
同譜故云

既而曰天下事已不可爲先帝變曰

予待罪南樞宜固應死轉念天下國家之重庶幾  
主器得人希紹一成一旅之烈不意決裂至此揆  
厥所由職由四鎮尾大不掉爲今之計惟斬四臣  
頭懸之國門以爲任事不忠之戒或其有濟昔之  
建議而封四鎮者高弘圖也從主中張贄成其事  
者姜曰廣馬士英也依違其間無所救正者余也

又曰連日天象變異如許年兒何不擇其善者而  
言之廷吉日據實而言猶疑偽妄敢臆說乎令取  
新書二冊贈廷吉而別

次日抵白洋河令廷吉監劉肇基軍高岐鳳監李  
栖鳳軍進取宿遷初八日黎明師濟河夏固山遁  
去遂復宿去

越數日夏固山復圍邳州軍于城北劉李二將軍  
軍于城南兩將相望未嘗一矢相加樵採者出北  
兵諭之曰爾民卽吾民吾不殺汝好守城池毋爲

他賊所據相恃半月各引去

邳宿報至南都貴陽方箕踞而戲讀罷大笑哈哈  
不住時東省楊公士聰在座驚問曰邳宿淪陷幸  
而復完南北關係不淺公何泄泄爲貴陽曰君以  
爲誠有是事耶楊曰寧有無疾而呻者貴陽曰不  
然此史道隣之妙用也歲將莫矣陽河將吏例應  
叙功耗費錢糧例應銷算蓋爲叙功銷算地也楊  
且信且疑明春奉使河上始知無僞  
復有使從北方來自稱鴻臚寺班周某者致書如

前公不啟封沈之于水重資其人而遣之  
鹵薄所至凡一技一能欲效用者皆投策進見隨  
試隨收月有廩餼以推官應廷吉董其事命曰禮  
賢館于是四方倖進之徒接踵而至甚有獻策請  
鬻三山街天功坊以助軍餉者裴臣病之白史公  
曰是皆躡岩之士究無寔用所捐精糜亦百姓脂  
膏也曷不遣此輩歸塾就業另儲真才以副寔用  
乎公曰吾將以禮爲羅冀拔一于千百以濟緩急  
耳廩之如故相聚數月旣充拔萃之才亦無破格

之選始私相謂曰求之甚殷遇之甚疎吾輩其齊  
門之瑟也夫稍稍引去城破日從公及于難者止  
一十九人

額餉雖設所入不敷所出遂以戶部主事施鳳儀  
行鹽揚州

揚州爲高藩汎地不隔碍不行復以周某爲理餉  
總兵與販米豆官私夾帶上下爲奸利之所人不  
全在官遂議屯田以陸遜之爲大梁僉事官給牛  
糧籽粒另設屬員迄無成功復欲應廷吉屯田邳

宿廷吉辭曰國家屯政原有成額小民世受謂之  
恒產焉所謂閒曠而屯之且屯田籽粒既入于官  
有司常賦又何從出聞之桃源縣生員有愿輸百  
頭小麥五百石以請縣官者斷无是事爲此言者  
而欺公也公不以爲然強之視屯田僉事事  
朔風日勁河陽倍嚴因令秦士奇等沿河築墩以  
爲施放炮火之地應棐臣曰是无益也黃河兩岸  
沙磧坟窳土性虛浮春水泛漲斷必傾圯安能架  
炮而同事諸公方欲以築墩多少居爲已功且欲

爲富身進身地議格不行迄今兩岸一望平沙墩  
基尙存識者嗤之以爲搏沙之智

延陵鄉紳朱一馮者虎踞灘田盈千累百家殷富  
衆怨所歸公慮經費不足輒造其廬請助餉萬金  
以塞衆口朱不理焉及興平鎮揚膚訴者沓至興  
平遂疏于朝追駐數十萬減至四萬力不能完一  
馮浮海赴閩第三子庠生號長源者受刑追比羈  
管社學隆冬隔宿卸校墮其二指後北兵入復與  
戴姓兄弟糾集灘兵橫行衡命戴已就戮一馮父

子不知所終

...

青燐屑下卷

慈谿應喜臣著

更名廷吉字斐臣戊辰進士

乙酉元旦大風拔木積雪數尺自臘迄春陰凝不

霽白洋河干聊為綿蕞飄灑浸潤竟不成禮閣部

以糧餉不前諸軍飢餒斷葷絕飲蔬食啜茗而已

興平至徐州程肖宇率驍健之士六人以降肖宇豐沛

間大盜也聚眾數千攻掠无忌思宗末年百戰

獲之下廷尉獄未正厥辜聞賊踵入釋之而南仍

復為盜畏興平興平遂與敵血定盟餽遺酬酢略

蓄積甚厚輸犒數千興平亦與定盟旋復見殺并籍其家故許定國力爲之備

興平所宅徐州館舍極其精潔忽異物叠見坐臥不寧墜于白晝無因而火興平胸首俱焦須臾走出隨身寶玩灰燼無餘爰是決意北征抵睢城焉天啟甲子七月五星聚張辛巳春黃河涸漕艘不行錢塘江舟人炊飯水入釜爲火壬午秋熒惑入南斗秦臣歎曰伯陽父有言今周之德若二代之季矣象緯告凶名川枯竭將毋同乎是時黃河清

泗州麒麟見閣部謂秦臣曰是非休徵與將謂有建武紹興之事也秦臣曰天心仁愛托物徵奇魯獸獲麟未聞爲尼山之瑞公艱然而起

是月閣部命監紀通判張鑠往河南招撫土寇劉

洪啟

混名一  
把沙

李際遇楊四等便道過許定國營且

戒以勿令興平知也

莫吾至睢州扎營二十里外懸王命旂于城堙令曰无故而入城者視此兵民安堵秋毫無犯翌日莫吾率親信精銳之三百人入睢州城許定國素

服角帶候迎二十里外執禮甚恭有千戶某者攔  
馬投詞云定國謀汝莫吾不之信馬前責六十棍  
送定國營許卽梟示英吾遂與定盟歃血鑽刀結  
爲兄弟定國以美姝進英吾屏不御徐謂許曰行  
軍之日無所事此弟如有心爲吾畜之掃者中原  
以娛吾老定國唯唯而退

興平意欲急行定國遲遲不果興平詰之定國曰  
山妻偶恙興平愠曰弟人傑也何無丈夫氣兒女  
子願去則去否則殺之以絕他念前途立功惟君

所欲倘濡涖不能吾當爲君徐之定國驚曰此末  
弟結髮非他婦比當卽隨行幸勿見罪定國爲上  
燈之酌已則待飲于興平令伊弟許泗陪宴諸將  
各侑以妙伎一人飲半酣諸將愆其有異密告興  
平曰今日之宴大非昔比伊弟許四神魂不安將  
毋懷不仁乎興平笑曰爾等以定國爲虎狼耶吾  
視之直螻蟻耳諸將再欲進言興平揮之而退遂  
各暢飲人挾一伎不自知其落于榖中也興平寢  
室無宿將健兒止髻髻之童數輩所用鐵棍重十

八斤詭稱四十斤每以自隨漏將殘前後左右長  
鎗叢集小童急報興平急起索鐵棍失之矣猶奪  
他人之鎗步戰達旦連殺數人而斃三百人盡皆  
開膛身首異處覓一全屍不得也次日亭午城外  
將士約略聞之猶未敢入越三日李本深等始率  
衆至定國已渡河北向矣睢城接壤屠戮幾二百  
里所至之處飛走皆刑

元正十日閣部所乘座船桅竿夜輒作聲自上而  
下復自下而上中軍官備牲祭之亦復不止詢之

長年曰無他不過主人欲更舟耳十八日興平凶  
問至公遂如彭城

興平旣沒諸將互相雄長下弦之夕幾至血刃公  
環甲戴弁坐以待旦競競不免昧爽與諸將盟以  
興平嫡甥李本深爲揚州提督嫡弟高某爲副將  
以胡茂楨爲閣標大廳李成棟總兵徐州其餘將  
佐各有分地立其子爲世子請卹請廕于是衆志  
帖然

東平開藩淮邸大治宮室窮極壯麗造一水閣費



言燦眉  
及千金落城日淮庠諸生爭獻詩賦稱頌功德其  
閣忽傾二生溺水死

淮陰紫霄觀皂莢樹一株產物如飴色黃味淡淋  
漓不徹士民以爲甘露縱觀如市棊臣過而見之  
曰此爵飴也白者爲甘露黃者爵飴所見之地期  
見易主

公弟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可程自北來歸公疏請  
歸之司寇有旨卿宣力于外不遑將毋卿弟可程  
准居私第侍奉甘旨靜聽處分不必引咎由是可

程歸于京師

史公勾當公事每至夜分隆冬盛暑未嘗暫輟且  
恐勞人畧不設備員役倦怠獨處舟中叅伍有言  
宜加警備者公曰有命在天人爲何益坦然如故  
後以公務冗煩以黃蠶源老成練達欲令與處一  
舟面加商確蠶源辭曰月芳老矣不能日侍左右  
師臺亦當節勞珍重毋以食少事煩蹈前人故轍  
且發書走檄幕僚濟濟俱饒爲之徵兵問餉胥吏  
有司事耳老師但董其成綽有餘暇何必晝夜損

神以躬親博勞瘁乎公曰固知公等皆受用人不堪辛苦蠡源曰兵者殺機也當以樂意行之將者死官也須以生氣出之汾陽聲伎滿前窮奢極欲何嘗廢乃公事乎公笑而不答

二月公還自徐州黃澣山聞英吾之變啟釁欲襲維揚代領其衆守城戒嚴總河王鐵山總漕田百源深以爲憂且慮高兵橫軼令兼屯田僉事監紀推官應廷吉持節安撫而史公令箭適至遂并行焉至邵伯鎮撤其橫稅商民歌舞

十五日公自徐至揚令同知曲從直中軍馬應魁入澣山營問所欲爲澣山曰吾乃朝廷大將累立戰功僻處儀徵小邑番山鷓一賊耳有何功績占據名邦今旣身故今將泰興興化通泰三州行鹽地面盡歸于吾念其死于王事權分高郵寶應江都等處養其妻子如拂我意誓不罷兵高營將士亦摩拳擦掌雄據不一月命高盧二太監持諭解兵始退去時人爲之語曰誰喚番山鷓子來闖仔不和諧平地起刀兵夫人來壓寨邢夫人也虧殺老媒

婆史公也走江又走淮俺皇爺醉燒酒全不保二鎮  
罷兵高藩邢氏夫人慮稚子之孤弱也恐獨立不  
足以有成知閣部無子欲爲螟蛉公怪之謀諸將  
佐僉曰無傷公心不然殺形于色輒有獻策者曰  
是不難渠係高氏有高監在公盍爲三盟令父其  
父子其子公可其議次日邢夫人設宴將吏畢集  
公備隆意語高監監忻諾受其子拜邢夫人亦拜  
并拜公公不受環柱而走高監止焉宴畢各散又  
明日高監設宴宴公并宴高世子公甫就坐令小

黃門數輩俱圍有衣蟒者挾公坐不得起令世子  
拜邢夫人亦拜以父稱之公無可奈何勉強盡歡  
怏怏彌日前冬紫微垣諸星皆暗公屏人夜出召  
棐臣從公仰視曰垣星失曜奈何棐臣曰上相獨  
明公曰吾昔位上相近爲瑤草矣雖然輔弼皆暗  
上相其獨生乎愴然不懌吳爾墳從莫吾北征睢  
州變化流寓祥符偶遇一婦自稱王妃爾墳不察  
以爲弘光帝元后也因開封守臣附疏以進至京  
師鞠之則周府宮人也爾墳以妄言得罪楊公留

不遣夜發飛騎促爾墳至代疏引罪爾墳獲免後  
守新城不知所終

鴻臚卿高姓蒼頭從北平來路過一男子着綉蟒  
裙蒼頭驚曰子其王子乎男子詭曰然吾太子也  
少選則曰非也吾乃王戚畹族屬王之明也蒼頭  
因爲設策令渠冒稱太子詐往浙江因報主人曰  
太子渡江而來矣高弗審立命追之且聞于朝百  
僚勘察舊時認識盡得其情高鴻臚棄市之明尙  
繫廷尉未服上刑弘光帝出奔北兵未至市囂數

百擁入大內黃袍加身三日斃于亂兵公向不知  
顛末曾爲具疏後深悔之

三月左良玉帥師南下鑿二旂于鷓首左曰清君  
側右曰定儲位其實良玉不知也首其事者以他  
詞誘良玉出府良玉顧問欲何所往首事者輒令  
衆曰命燒府第衆共舉火焰張天良玉不知所  
爲首事者進曰小人乘權儲君未定袁臨候等約  
同舉事良玉唯諾及至九江繼咸乘城拒守炮達  
于寢良玉始知爲首事者所賣驚怖而殂左衆遂

舍九江歷皖城逕趨都下馬瑤草等羅拜黃濟山  
于榻前濟山曰吾受國厚恩臨事致身分也何煩  
公等重禮遂視師江上累戰皆捷左衆計絀渡江  
納欵北兵入白土關濟山營中箭毒不能挽強披  
甲登舟竟爲流矢所殲句容東南數十  
里地名白土關  
靖南罷兵高營將士暇命投城惟閣部是聽內有  
伎其威名者以原任翰林院編修衛亂文總督淮  
揚軍事公恬不介意而將士憤懣不平慰諭再三  
終不受命子安蒞任之曰無一人至者維揚旣設

督撫幕僚集議于公曰公督師也督師之體居中  
調度與諸藩異奈何與彼互分汎地是閣部與藩  
鎮等也爲今之計公盍移駐泗州防護祖陵以成  
居重馭輕之勢然後繕疏請命將此仔肩交付衛  
子安王鐵山乎公曰曩之分汎虞師武臣之不力  
也吾故以身先之移鎮泗州未爲無見遂于是月  
一日令裴臣監督叅劉恒祚游擊孫桓都司錢鼎  
新于光等舡隻會黃蠡源于清江浦時蠡源防  
河未撤也渡  
洪澤湖向泗州進發

屯泗之議既定公謂應棐臣曰禮賢館諸生隨軍  
有時兼之河防多負勤苦今又趨泗是重勞也君  
盍品定才識量能授官酬其積勤乎因于四月二  
日子督撫左廂策試諸士第嘉禾歸昭崑山孫元  
凱等爲甲乙并授唐大章唐妍張大武陸燧等通  
判推官知縣等官

盧渭是年充歲貢生赴揚謁見實有非分之望公  
優禮有加劇談不倦及試職銜識卓議高詞采澹  
發原擬壓卷公手其文擊節歎賞另立特等贈以

路費三兩而已諸生遷次次日進謝公各諭遣歸  
棐臣小飲從容問曰君精三式之學所言淮陰安  
堵終不被兵與諸人同第言夏至前後南都多事  
予所不解亦無持是說者棐臣對曰令歲太乙陽  
局鎮坤二宮始擊關提主大將囚客叅將發而又  
文昌與太陰并囚禍有不可言者夏至之後更換  
陰局大事去矣公于袖中出弘光帝手詔示棐臣  
曰左兵南矣吾將赴難君言不信則可倘如君言  
奈天意何執棐臣手唏噓而別遂于午刻發平山

堂

公既赴召將一應軍務付棐臣令箭便宜行事三

之日棐臣督諸軍赴泗過淮揚劉鶴洲以令箭取

軍器火礮餉銀等件蓋施誠菴教之也誠菴以公不假兵柄心忌應之獨任且

為劉之私人且南北危急謂此餉無主故令東平取之棐臣堅執不與謂其

差官曰吾朝廷命官欽定閣員非劄委者比藩鎮

令箭何為至我差官曰令箭所以差官也棐臣曰

然但此軍器錢糧受命閣臣督往泗州今雖暫時

隔絕何可便付况已薄暮亦非交割錢糧之時明

晨吾當親見藩臺面議可否差官唯唯而退棐臣

即以令箭子夜叩關退回高郵屯劄

公至草鞋峽黃泚山等已敗左兵于江上公先具

疏入告奉

旨有北兵南向卿速回料理不必入朝公登燕子

磯南面八拜慟哭而返

諸軍駐高郵奉閣部令箭云左手順流而下邳宿

道即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勦午刻奉令箭

云北兵南面諸軍不必赴泗速回揚州聽調晡後

復奉令箭云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  
接應裴臣謂諸將曰閩部方寸亂矣豈有千里之  
程如許之餉而一日三調者乎驚急頻仍揚城必  
有內變吾等第當堅守相機而進諸將唯唯否否  
計無所出偶語而散

十一日公至天長檄召諸將救援盱眙單騎當先  
不避風雨忽報盱眙已降泗州降將侯方嚴全軍  
敗沒浮橋亦陷公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揚州  
尙未得食城中聞傳許定國領大兵至欲盡殲高

氏以絕寃對且云出自公口十四日五鼓高兵斬  
關奪門而出悉奔泰州牲畜舟楫爲之一空

十五日移泗諸軍尙屯高郵黃日芳檄防河兵至  
適見北來餘艦挂帆江上蜂擁而來問之則劉鶴  
洲田百源之勤王師也裴臣以劉有前隙遂移屯  
高郵湖

是日有北使至高郵自稱前庚辰進士陳某云湖  
廣人又云江西人僚屬無識其面者捧三函內一  
函封題如前一函題曰某王令旨仰總河都御史



某開折一函題曰某王令旨巡撫淮安都御史某  
開折職方郎中黃日芳等歎之辨論種種使者以  
三罪罪我曰爾君薨葬城隅汝輩聽其凌夷草土  
竟不發喪一罪也吾國爲汝國報仇汝輩擅立福  
藩世子二罪也吾國爲汝君發喪歸葬又爲汝國  
殲除勁敵罔知報謝亦無一介行李往來三罪也  
日芳等云光帝變起倉卒諸臣料理不及重頓發  
喪已差大臣左懋弟等恭伸欵謝使者曰土地山  
川皆吾國之餘也些須玉帛何足掛齒今奉天討

罪以有道伐無道何說之辭日芳等辭以主帥不  
在徐當另議彼亦不留馳驛北云

十六日北氛日極黃日芳檄川將胡尙友韓尙良  
各領本部扎營茱萸灣以爲聲援應廷吉帥諸軍  
來會屯瓦窰舖以爲犄角是日田劉撤兵回淮安  
矣

十七日移泗諸軍駐瓦窰舖何剛率忠貫營兵來  
會時方至午食北哨陡至射倒棊臣家丁衆大駭  
愕諸君執三眼鎗逐之旣退復奔邵伯鎮遇胡韓

二將兵斬首七級適南風大作諸軍復退邵伯胡  
盧家嘴地方屯劄  
十八日城守恚嚴公檄各鎮援兵無一至者前鋒  
鎮移軍天靈洲矣午刻公檄黃日芳駐邵伯鎮卽  
爲汎地秦士奇副之黃鉉趨糧未回以東省未任  
監軍道孫芝秀署督糧道事應廷吉副之駐邵伯  
鎮轉運糧儲胡韓二將往來護送  
十九日公檄何剛督所部兵入城守衛劉肇基率  
所部兵亦至遂共入城城陷日剛以弓弦自經死

二十日北兵以火炮未至屯斑竹園驍將押住單  
騎劫營奪馬一疋斬首一級而還公賞以蟒紗一  
襲白金百兩

二十一日甘肅鎮李栖鳳監軍道高歧鳳帥所部  
兵四千入至梁以樟應廷吉張鐸施鳳儀并禮賢  
館諸生俱入城守衛

二十二日李高有異志將欲劫公以應北兵公正  
色拒之曰此吾死所也公等何爲如欲富貴請各  
自便前北兵譴我降人百計稅公初猶令馬旂鼓

往來陳說是日止令隔河而語詞後有北人來亦不容矣李高見公志不可奪遂于二鼓拔營而出并帶護餉用將胡尙友韓尙諒諸兵北去公恐生內變亦聽之不禁也自此備禦單弱餉不可繼城不可守矣

二十三日漏下二鼓公謂棐臣曰移泗餉銀約二十萬軍器火葯十萬并諸糧米俱君首尾奔之可惜諸將非君至當斬不與可夤夜出城陸續轉運以濟緩急又云吾自愍憤憤已後急務便宜行之

不必關曰于我事竣日彙報可也棐臣曰廷吉現守南門若何公曰以施誠菴代之于是縋城而下城陷日誠菴走至鈔關門皆中流矢斃

北兵未集時劉肇基等請乘不備背城一戰公曰銳氣不可輕試且養全鋒以待其斃不知坐失事機及北兵從泗州運紅衣砲至一鼓而下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巷戰而死

川兵既去護餉無人二十三日游擊韓飛護運糧七百石至揚子橋遂爲北兵所掠殺死捐水數人

焚毀畧盡

二十四日北兵試砲飛至郡堂彈重十斤四兩滿城惶怖知府濟寧任民育吉服危坐城中城破死之眷屬俱投井中同知曲從直并其子拔貢生某分守東門皆死之舊城西門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勢若建領且爲輿化李官祖營樹木陰翳由外達內絕無阻隔枝幹回互勢少得出諸將屢以爲言公以李氏蔭木不忍伐也且言諸將以此地爲險吾自守

之二十四日夜砲落雉堞二堵二小卒緣牆而上城上鼎沸勢遂不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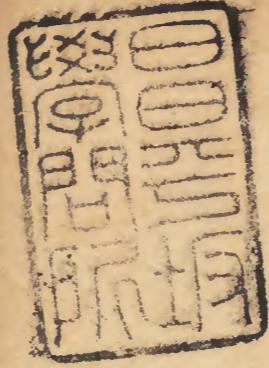
周志畏以少年兩榜蒞事江都頗立崖岸遂與高營將士不協時被窘辱百計謝事以難其請適江右羅伏龍至遂以水土不服議調而以伏龍代之羅受事三日羽檄交馳周仍不去公因勅新舊縣令一同守城城破日周羅死之家口無一免者縉紳故大司馬張伯鯨督修重城同知王纘爵運使揚振熙與難

二十五日揚城失守邵伯鎮文武一時星聚移泗之餉退屯赤岸湖堦人灣至二十九日營甘肅鎮李栖鳳令其弟栖鸞率衆大掠時李成棟扎營高郵東門栖鸞不敢逕進乃以小艇載輜重潛過護餉各官得以漁舟遁去

二十六日漕河諸臣望風歸附劉鶴洲田百源等從安東航海三溝閘瓜步等處北騎密布許大成決下河堤以沙艇至船海富安場等處避亂黃斌卿鄭彩守江口揚文驄駐金山築圍牆以避砲矢

五月初十之夜大霧橫江北兵夜取瓜州市廛門扇柵欄竹椅水棹結爲一牌上然燈燭大施號砲亂流而下以爲北騎之襲江也悉力攻擊北兵從坎壘橋狹流輕舟飛渡不過一二十人耳黎明高阜僻處虛設亭幃擊鼓吹螺沿江守兵遂無固守且金有先期納欵者江東王氣于斯盡矣

閣部沒後新朝念其忠勤勅有司給粟帛以養其母與西門小房一區以處其室戊子歲鹽城人復有竊其名字以號召蚩氓者掠廟灣入淮浦震驚



白下官復拘擊其孥有北將曰曩下淮揚吾當先  
摧敵若史公者業手及之矣此固假竊名字者行  
當自敗河必疑其母妻哉並釋之或曰今有墓在  
梅花嶺逸史云聞為裨史威所築疑假疑真不必  
深辨

天保禁卯

唐存德先生言乙酉元旦南都一大僚夢至帝所  
見冕玉而搢笏者捧冊觀帝曰此在劫人數也帝  
曰南人多北人少乎冕玉者曰然高傑開刃定數  
應爾帝首肯而退嗚呼前定之說不虛也

